

当你老了,我更爱你

文/陆渭南

当你老了,头发花白,睡意沉沉
倦坐在炉边,取下这本书来
慢慢读着,追梦当年的眼神
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晕影
——叶芝《当你老了》

一首小诗,在春节期间持续的冷里,无端牵出些微伤感。《当你老了》有20多个翻译版本,我选择了冰心先生的译作。因为在冰心清新雅致的诗里,有笔者许多美好的阅读时光。

在一本杂志上,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,写道:大家想想看,老年人是在什么年代成长的?又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?传统被一场场运动给格式化了,新观念又没有进来;运动、文革、转型期的一切向钱看……

言下之意,老年人素质低下,是时代使然;反之,经过人性扭曲的年代,老年人素质好得了吗?

是谁在拷问老年人的道德良知!又是哪些人对老年人怀这样的揣测?假如这个社会真的世风日下,人有戾气,不知

满足,不知仁义礼智信,这个群体断然不只是老年群体。

我陷入深深的思考。

其实老年人是可以教育的,也是需要教育的,不管什么年龄都要学习自我成长。

老年人脆弱,一句谣言足以让他们惊慌失措;一张化验单足以击倒一个曾经的硬汉。

让老者无畏,那是怎样的理想社会!

假若与父母住在一起,不妨问问这些问题:

1、跟我说说您的父母或祖父母好吗?

家族史远不止族谱和影集所能承载的,故事也是家族史的一部分。一定得有些老祖宗的故事,可以传给下一代。

2、能跟我分享一下您小时候的故事吗?

父母的冒险经历、希望、担心以及与其朋友和父母的关系等等往往很有趣,而且会发人深省。干吗不把这些都给记录下来呢?

3、能说说我小时候的事情吗?

父母肯定记得你小时候发生的趣事或糗事。

4、您最想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?

父母过了一辈子,经历过许多事,你肯定能从中有所领悟。

5、什么事让您最幸福、最骄傲?

你或许就是父母幸福或骄傲的理由。

6、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?如果有机会,您会怎么做?

这话题或许让人伤感,你宁愿不提,但是父母的回答会发人深省,会让你重新了解父母,理解以前不曾理解之事。

7、哪件事对您影响最大?

那或许是战争、或许是灾难。

8、您百年之后我们该怎么做?

讨论包括父母过世以后的未来计划,会让很多人感觉不舒服,但这很重要。后事该如何处理?立遗嘱了吗?传家宝该怎么处理?丧事从简还是想要什么样的葬礼?

让老者无畏,告诉他:当你老了,我更爱你;当你老了,我在你身边。

咸菜滋味

文/如昨

周末,老妈照例带了很多菜给我。有青菜,大白菜,菠菜……其中还有一大罐腌咸菜,是加了笋干、百叶和毛豆子炒好了的。本来没有觉得有什么稀奇,老妈是经常带这样的咸菜给我的,常常觉得太多,让我很有压力。

中午吃饭的时候,炒菜都还没好,觉得有点饿了,就撒了一点腌咸菜在饭上先吃起来。居然觉得特别好吃。这好吃的感觉是如此熟悉,从味蕾直击心灵——回忆瞬间如涨潮的水般涌来:是的,曾几何时,一罐腌咸菜就是我一个星期的主菜呢。不记得当年的腌咸菜是不是也放了这么多的油,有这么多的豆子,有这么多的百叶和笋干,但我清楚地记得一定有这么好吃,甚至比这个更好吃。

就应该是这样的季节,大缸里腌的咸菜可以食用了,而且炒一罐放一个星期都不会坏。在寄宿学校读初中的我,每个星期回家返校时都会带一罐这样的腌咸菜,吃饭的时候挑一点出来,就着在学校食堂蒸的饭,就是一顿美味的午餐。凉凉的腌咸菜在热乎乎的米饭上散发出特有的气息,带给我那么多美好的实实在在的满足。

那是吃饭真的就是吃白米饭的年月,菜只是用来下饭的。只要有饭吃,只要能吃饱饭,就觉得很幸福安稳。不像此前更困难的时候老妈故事里面的吃饭,吃的是稀得可以照影的稀饭,或者是不见一粒米的萝卜汤。也不像现在的孩子说吃饭,其实吃的是汉堡、烤肉、冒菜,或者至少主要吃的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的菜,最后象征性地来点主食吃点米饭。如果有人问你今天吃什么,肯定不是问你是吃干饭还是稀饭,吃米饭还是面条,大部分的默认值,就是在问吃什么主菜。

腌咸菜不知何时起退位为就稀饭的小菜了。每次看到老妈拿了一大罐给我,我总要抱怨太多了。一天三顿能吃几顿稀饭呢?一顿稀饭能就多少咸菜呢?这么一大罐能吃多久啊?再说了,人们都说,腌的菜有亚硝酸盐,要少吃……一大套振振有词,常常把老妈说得愣住。现在想来,老妈肯定觉得满心疑惑:怎么突然你们都不爱腌咸菜了呢?确实是我忘了,而老妈一直记得。我曾经多么喜欢腌咸菜啊,从来吃不够。特别是加了毛豆子的腌咸菜,曾经就是当年我的最爱。

人是健忘的,好在味蕾却很忠诚:吃白米饭就腌咸菜还是这样百转千回的不二美味啊。还有多少美好记忆,还有多少曾经的生活好滋味,被我们忘在路上,丢在风中?

随手把感慨发到朋友圈,友很快在下面留言:来势汹汹的味觉回忆,君之咸菜,普鲁斯特之小玛德莱娜蛋糕……真的啊,令人千回百转的咸菜滋味,正是一道往日时光,里面盛满人人都会有的,对逝水年华的浓浓追忆。

元宵节往事

文/吴春波

又一个元宵佳节款款而过,不由使人遐思万千,想起许多往事。

儿时,镇江东乡的元宵节,玩花船,踩高跷,跳木马,舞龙狮,唱大戏,精彩纷呈。

玩花船很简单,六个姑娘(船内二人船舷外两边各二人)抬一彩纸与花布及竹篾扎成的花船,再由两个头扎毛巾手拿芭蕉扇和竹篙的小伙子组成。姑娘们一边晃动花船一边唱着歌曲;小伙子们一边插科打诨一边讲解着歌词内容,还时不时地扮个鬼脸,或做出各种逗笑姿势,惟妙惟肖。

踩高跷分高腿和低腿。低腿大概一人多高。高腿却有三、四米之高,还要挑着两个孩子蹦蹦跳跳,扭来扭去,惊险称绝。那一人多高的“低腿”,还要翻跟头,躲闪腾挪,打闹逗乐。

耍狮子,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北湾子村的舞狮队,也许是北湾子村离家最近的缘故吧。反正我记得五十五年前的一个元宵夜,先是人潮涌动地看跑木马,后来聚集到戏楼前的大广场,十多头大小狮子及长龙,摆开阵势,争相踩桩,互相舞蹈,时而腾空,时而缠绕,时而亲昵,时而嬉戏,时而打斗,时而狂奔,时而吐火,时而温顺,你追我逐,不亦乐乎!尤其狮子爬山的表演,更是以险夺人。一个一个长条木凳,一层一层加高,一层一层复叠,两头狮子竟爬到二十多层凳子的假山上,或舞,或跳,或转身,或腾空,或俯身看海,或昂首探月,做着各种特技表演,还一口一口地喷火。可惜那“山头”毕竟太小,活动受限,烈焰竟烧着了一头狮子的皮毛。虽然事故突发,表演失败,但那娴熟精巧的功夫,还是让人难忘。

跳木马、玩花船,白天也有,但没有晚上的好看。那时候,农村还没有通电,正月十五闹元宵,我们借着月光,跑到三公里以外

的华山村或姚桥镇看热闹。名曰“跳木马”,实则马牛羊各种动物皆有。大多是孩子们表演,滑稽而可笑。

元宵节唱大戏,必不可少。基本各村都有。华山村、儒里村、百乐村、殷家村,是有名的唱戏大村,每年必唱好多场,布景、化妆活灵活现,逼真自然,水平如同专业。可惜,我那时年龄太小,看戏如听天书,什么也不懂。看见南霸天、黄世仁等,会吓得直往后躲,甚至发抖、大哭。因此,大哥哥、大姐姐们往往不愿带我去看戏。后来长大了,一群孩子会随着人潮,跨河过涧,涉水渡河,东奔西跑,挤到人群最拥挤的中心去凑热闹。鞋掉了,帽丢了,衣服撕破了,全然不顾。

正月十五,是过年的又一个高潮,也是最热闹的一天。这一天,恰逢华山庙会,乡亲们精气神十足,华山村周边有亲友的人家,顺便前来探亲访友。十里八里不嫌远,二十多里也要去。有人扛着孩子,有人抱着孩子,也有人领着孩子,反正是拉家带口,全员出动,哪里热闹往哪赶。这一天,邻近很多村子里空荡荡。

正月十五元宵节,是春节圆满结束的日子。休息了十几天的乡亲们,热情奔放的锣鼓,疯狂扭动的秧歌,激情四射的舞狮子、舞龙灯……明天开始又要进入新一轮的劳作,所以需要好好庆祝一番。既然庆祝,按中国人的习惯,就免不了吃上一顿。吃什么呢?元宵。在东乡所有的吃食中,元宵是最有特色的。一个是它的外形,圆圆的,花好月圆,人间团圆,都能从这小小的圆圆的元宵中生发出来;二是它的色泽,白白净净,晶莹剔透,就像是一颗纯洁的心。三是它盛到碗里之后的那种感觉,白白的瓷碗,清亮亮的汤,几颗元宵,单纯,透明,清爽;四是吃到嘴里的感觉,香香甜甜,回味悠长。



行香子·壬寅元夕

文/图 司马亮

寂寞芳踪,宝马青骢。
过西津、山影朦胧。
画堂夜静,窥宋墙东。
赏梅花红,彩云淡,暗香浓。

往事空空,聚散匆匆。
忆瑶台,离恨无穷。
横斜疏影,醉眼惺忪。
有春江风,润州月,挂疏桐。